

委内瑞拉：资源诅咒与制度陷阱

芦思姮¹ 高庆波²

【内容摘要】 在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和石油紧密相关。石油经济的各种衍生利益与引致需求不断溢出并传导至国家的各个层面，垄断与腐败成为委内瑞拉经济发展关键词，委内瑞拉经济在依赖石油、试图摆脱依赖之间轮回，长期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无法自拔。该文试图从制度视角，阐述该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民众主义与选举政治、收入分配与寻租行为，以及社会福利与传统文化等维度解读委内瑞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 委内瑞拉 资源诅咒 制度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 F13/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052 (2016) 05—0075—09

DOI:10.16407/j.cnki.1000-6052.2016.05.012

随着石油价格的跳水，委内瑞拉经济从萎缩走向了崩溃。2015年，以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委内瑞拉GDP萎缩7.1%，人均GDP萎缩8.3%^①，物价猛涨更是早已成为常态。从2008年起，委内瑞拉的CPI涨幅从未低于20%，委内瑞拉货币——强势玻利瓦尔（bolívar fuerte）的国内购买力处在持续下降的过程中。CPI情况参见表1。

表1 委内瑞拉的平均物价增长情况 (单位：%)

年份	物价指数 (CPI)	食品和非 酒精饮料 物价指数	年份	物价指数 (CPI)	食品和非 酒精饮料 物价指数
2008	31.4	45.7	2012	21.1	24.5
2009	28.6	29.8	2013	38.5	54.3
2010	29.0	34.6	2014	57.3	83.7
2011	27.2	29.6	2015	111.8	211.8

资料来源：Banco Central de Venezuela, INDICES DE PRECIOS AL CONSUMIDOR DEL AREA METROPOLITANA DE CARACAS. <http://www.bcv.org.ve/c2/indicadores.asp>.

资源禀赋优越的委内瑞拉，作为拉美地区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却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委内瑞拉人骄傲的社会福利机制，在石油价格遭遇冰点之后迅速崩溃。

一、委内瑞拉百年石油经济发展历程

2015年，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2980亿桶，居世界首位，产量排世界第12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②。回顾近百年来委内瑞拉经济发展历程将会发现，石油作为经济发展的命脉，该国经济形成了类似政治学经常讨论的钟摆效应轨迹，走在依赖石油，试图摆脱依赖，再次依赖石油的路径上。直到今天，不仅经济未能脱离对石油的依赖，整个社会的政治、社会乃至思潮都深受天赐“黑金”的影响。按照时间脉络，可以清晰看到委内瑞拉石油经济经历的不同阶段。

（一）从外国资本的绝对控制到国有化

1922年，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在马拉开波湖畔第一口高产油井的投产彻底改变了这个以咖啡、可可为主要产品的农业国的命运。委内瑞拉石油时代的意外开启，对于当时的独裁政府戈麦斯家族而言可谓“天

^① CEPAL Stat. http://estadisticas.cepal.org/cepalstat/Perfil_Nacional_Economica.html?pais=VEN&-idioma=english.

^② U. 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s://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country.cfm?iso=VEN>.

收稿日期：2016年8月18日

作者简介：1. 芦思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方向：贸易与制度变迁。北京市，10007。

2. 高庆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方向：社会政策。北京市，10007。

赐良机”，政府选择了一条最为短视的道路——直接将石油资源转卖或租让给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因此几乎控制了委内瑞拉全部的石油资源及相关产业。

1935年独裁统治终结后的委内瑞拉新政府，通过一系列手段拿回被独裁者送出去的石油利益：1938年，将油田使用租金从原来的8%增加到15%（所开采石油价值）；1946年修改所得税法，规定政府占石油利润50%份额（著名的五五分成原则，该原则后被推广到世界石油开采活动中）。此后，《油气法》确立了国家对油气资源的主权，立法阻止外国公司过度开发等损害所在国利益的行为^①。

以独裁时期的1957年为例，委内瑞拉当年石油产值占GDP的1/3，石油出口占世界石油出口量的40%，石油与相关制品占出口总值的94%~96%。源自石油的税收占财政预算收入的73%^②，是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当年产量排名在前8位的公司全部是外国石油公司，8家公司占据了总产量的96.3%的份额。

独裁统治（1948—1958年）倒台后，政府针对国内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的局面，采取了两大举措。首先，积极推动建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1960年，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石油公司，稳定国际油价，维护石油收入，五国组建了OPEC^③；另一方面，为了加强政府对石油权益的管控，1975年成立了国家石油公司（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 A. PDVSA），旨在更好地运作及保障本国石油权益。公司职责为：负责独立勘探、冶炼、运输和销售碳氢化合物制品，并以高效盈利为目标^④。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次石油危机极大提升了国际油价，新组建的OPEC成为了定价者，通过国家石油公司，政府控制了石油产量并将利润掌握在手中。当价格（OPEC）与产量（国家石油公司）集于一身之后，政府掌控的、垄断的石油经济基本框架形成，此后虽几经波折，但最终延续至今。

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大量外汇收入使政府具备了推动工业化发展的资源。1974年到1979年，时任总统卡洛斯·佩雷斯大力推动“播种石油”（Sembrar el petróleo）计划^⑤，将石油收益投入到改善经济结构的各项生产性投资中，如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和旅游业等非石油产业发展。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有所提升，新兴

的汽车制造业，电力事业的发展使得城市化进程大大提升，城市化加快又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⑥，委内瑞拉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政府通过石油获取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详情参见表2。

表2 委内瑞拉政府收入、石油收入与油价

年份	政府收入 (百万玻利瓦尔)	年增长率 (%)	石油收入 (百万玻利瓦尔)	年增长率 (%)	每桶油价 (美元)	石油收入 占政府 收入%
1960	4,967	-8.7	2891	-6.8	2.08	58.20
1961	5,792	16.6	3129	8.2	2.10	54.02
1962	5,910	2.0	3103	-0.8	2.06	52.50
1963	6,597	11.6	3474	12.0	2.03	52.66
1964	7,133	8.1	4654	34.0	1.94	65.25
1965	7,265	1.9	4720	1.4	1.88	64.97
1966	7,751	6.7	4912	4.1	1.88	63.37
1967	8,539	10.2	5666	15.4	1.85	66.35
1968	8,775	2.8	5791	2.2	1.86	65.99
1969	8,661	-1.3	5,443	-6.0	1.81	62.84
1970	9,498	9.7	5708	4.9	1.84	60.10
1971	11,637	22.5	7643	33.9	2.35	65.68
1972	12,192	4.8	7884	3.2	2.52	64.67
1973	16,054	31.7	11182	41.8	3.71	69.65
1974	42,558	165.1	36448	226.0	10.53	85.64
1975	40,898	-3.9	31655	-13.2	10.99	77.40
1976	38,130	-6.8	28024	-11.5	11.25	73.50
1977	40,474	6.1	29421	5.0	12.61	72.69
1978	40,123	-0.9	25810	-12.3	12.04	64.33
1979	48,339	20.5	33377	29.3	17.69	69.05
1980	62,697	29.7	45331	35.8	26.44	72.30
1981	92,656	47.8	70886	56.4	29.71	76.5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Ewell, Judith. Venezuela: A Century of Chan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84, p. 229.

① 陈叔同. 国际石油财团垄断下的委内瑞拉石油. 国际问题研究. 1959 (7): 47-52.

② 陈叔同. 国际石油财团垄断下的委内瑞拉石油. 国际问题研究. 1959 (7): 47-52.

③ OPEC. Brief History. http://www.opec.org/opec_web/en/about_us/24.htm.

④ PDVSA.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http://www.pdvsacom/index.php?tpl=interface_sp/design/readmenuprinc_tpl.html&newsid_temas=11.

⑤ 该计划最早是在1936年提出，当时独裁者戈麦斯死后，委内瑞拉经济学家 Arturo Uslar Pietri 在报纸上提出了这一概念，以警示社会对于单一依赖石油资源的危害，呼吁合理利用石油收入进行经济结构多元化改革。参见：Johandry Hernández, Sembrar el petróleo: la metáfora que Venezuela nunca entendió, http://www.agenciadenoticias.luz.edu.v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534.

⑥ N. Proctor.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Guyana, Venezuela, Geography, Vol 53, No 2 (April 1968): 183-186. <http://www.jstor.org/stable/40566913>.

整理而来。

从1960年到1972年,石油收入从28.91亿玻利瓦尔上涨到78.84亿玻利瓦尔,在政府收入中比重从58.10%上涨到64.67%。随着油价飞涨以及石油资源国有化,政府获取的石油收入随之暴涨,1974达到364.48亿玻利瓦尔,较1960年前猛增11.6倍,占政府收入比重增加到85.64%。不过,国有化之后的石油收入数据和油价上涨数据二者很快就开始出现了背离——尽管油价还在持续上涨,但石油收入在1974—1978年间逐年下跌,这意味着,产量下降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显露出苗头。

(二)“失去的十年”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两次石油危机所引起的全球范围内的持续通货膨胀,是发达国家所无法容忍的。1979年,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美元基准利率一路攀升,1981年达到20%^①;在收紧货币的同时,里根政府采取了财政紧缩策略,双紧缩的结果是美元大幅度升值。美元的升值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导致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疲弱,对原油需求放缓;二是美元上涨,石油价格自然下跌。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石油价格从1980年到1985年间跌幅超过一半,此后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拉美地区实践近半个世纪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问题日益显现。曾经迫切希望提升自身工业化水平,并积极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的国家,需要进口大量的机械、设备、技术与中间产品,这使得外汇需求几乎是刚性的,而美元升值对此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石油价格暴跌及工业化进程受阻的双重打击下,委内瑞拉同拉美大多数国家一样未能逃过“失去的十年”,80年代人均GDP迅速下降,从70年代末的近7000美元退回到了60年代初的水平。

实践中的挫折使得以结构学派作为理论支持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备受质疑,而智利等国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与认同。此外,在新自由主义的传播道路上不能不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历数当时的借款协议与改革建议,将发现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得到资金援助的先决条件是实施以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也就是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委内瑞拉也不例外。

此外,委内瑞拉在通过国有化将石油利益收入囊

中之后,弊端随时间推移日渐清晰:国家石油公司官僚作风严重,激励机制缺失,导致管理效率低下,生产事故不断,关于管理层腐败的指责不绝于耳。以上种种,如教科书般重演了几十年前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利弊的大论争时代中“计划”的典型缺陷。在周边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下,为了解决债务问题的委内瑞拉,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实施了“国际化战略”,国家石油公司向私人资本开放,以期提升生产效率,扩大石油产量。

随着私人资本的介入,委内瑞拉石油产量迅速上升,并在1997年达到巅峰。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委内瑞拉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缺陷日渐显露:资本过度集中,过于依靠外资推动经济增长^②,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当时的情况是:资本所有者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利益,政府石油出口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民众日益贫穷。在这样的情况下,委内瑞拉国内各界普遍认为,石油部门的投资开放是外国资本对石油权益的变相掠夺,这也为查韦斯上台提供了重要的民意基础。

(三)查韦斯时期的改革

1999年,“反美斗士”乌戈·查韦斯·弗里阿斯(Hugo Chávez Frías)正式就任总统。他通过全民公决成立制宪大会修宪,根据新宪法,查韦斯于2000年再次当选总统,并于2006年和2012年连选连任。鉴于各界对私有化的不满,查韦斯自上台伊始,便高举民族主义和反美霸权主义大旗,大刀阔斧地进行石油国有化改革。

查韦斯所颁布的包括石油法和土地法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法规,触犯了大财团、大企业主和大地主的切身利益,他们联手发动了2002年12月的大罢工,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因为国家石油公司的罢工竟然无油可加;不仅如此,工商资本所控制的流通领域切断了物资供应,商店无货可卖,社会动荡不安。查韦斯借此完成了大清洗——他解雇了1.8万名石油公司的管理和技术人员^③,代价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产能再次

^① Robert Solomon. The Elephant in the Bo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Special Issue, Vol. 60 Issue 3, Dec 1981. P. 574.

^② 苏振兴. 改革与发展失调——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整体评估. 拉丁美洲研究. 2003(6): 1-8.

^③ 赵重阳. 查韦斯执政以来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拉丁美洲研究. 2010(5): 38-42.

下降，此后再也没能恢复。2004年8月，反对派发对查韦斯的不信任公投，查韦斯以6成选票过关。此后，富人和中产阶级大批避难海外^①。

政局动荡之后，重新掌权的查韦斯继续推动国有化进程。空前高涨的石油价格带来了大量外汇收入，委内瑞拉人均GDP实现了近百年来最快增长速度，这也成为查韦斯改革最大的助力。然而，2013年以来国际油价暴跌对委内瑞拉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掩藏在石油繁荣周期下的制度弊端日益显露。这个高度依赖石油资源的国家从政治关系到经济结构，再到社会治理均急需重塑。半个世纪以来的委内瑞拉石油产量、人均GDP与国际石油价格变化情况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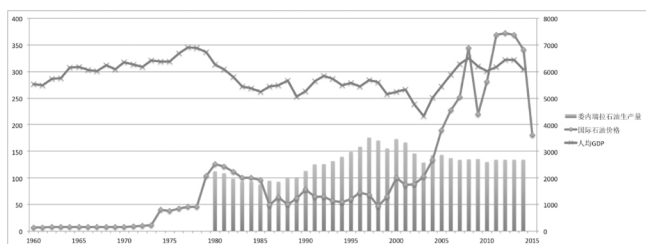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油价(左轴)、委内瑞拉人均GDP(右轴)与石油产量(右轴)

注：(1) 国际石油价格采取以布伦特、迪拜、辛塔三地原油加权均价为基础计算的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100)。2000年石油价格NYMEX为30.26美元/桶。http://www.eia.gov/opendata/qh.cfm?sdid=PET.RCLC1.A

(2) 委内瑞拉人均GDP暂缺2015年数据，采用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

(3) 委内瑞拉石油生产量的时间序列自1980年起，暂缺2015年数据，单位：千桶/天。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②，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以及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数据库^③。

表3 委内瑞拉按部门经济活动人口情况

(单位：%)

年份	农业	矿业	制造业	水电气	建筑业	商业	交通运输业	金融服务业	其他服务业	未定
2000	10.6	0.6	13.3	0.6	8.3	25.8	6.8	4.9	29.0	0.1
2013	7.4	1.3	11.3	0.4	8.3	24.5	9.3	5.8	31.4	0.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CEPAL. 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5. 整理得来。

(四) 石油依赖的轮回

世界经济历史表明，初始自然禀赋对国民财富的原始积累起关键作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以及北欧诸国，将丰裕的自然资源作为工业化的根基，并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资源丰裕型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整体上落后于初始资源禀赋匮乏的国家。尤其是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极少出现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的国家。

为此，产生了一个疑问，贫穷的国家还能够通过资源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并改进人民福利，而不是遭遇无尽的浪费和贪腐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引发了一系列的大讨论，并催生了资源诅咒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委内瑞拉是否受资源诅咒理论影响，支持者认为，委内瑞拉是免于资源诅咒的典型代表^④；反对者认为，委内瑞拉的经济社会局面，实际上就是资源诅咒的结果^⑤。

在各种自然资源禀赋中，石油是最特殊的一种。石油行业资本密集，雇佣劳动力数量少，开采后持续生产投入小，与经济其他部门联系不密切。而且，石油资源形成所需要的地理环境因素，使得石油资源丰富的区域往往不适合定居，导致缺乏产业城市化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石油和其他部门的联系往往是割裂的。

拉美经委会(CEPAL)数据显示，2000年委内瑞拉矿业从业者(在委内瑞拉统计数据中，石油行业归类为采矿业)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的0.6%，2013年该数据只有1.3%，虽然期间国际石油价格飞涨，并在2008年达到峰值，但是石油相关行业没有、也不可能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详情参见表3。

① 孙宏光.“劫富济贫”的路走不通——委内瑞拉经济改革的警示. 同舟共进. 2007(1): 19-21.

② 参见Unctad, Data Center, http://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30728.

③ 参见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

④ JOHN L. HAMMOND, The Resource Curse and Oil Revenues in Angola and Venezuela, Science & Society, Vol. 75, No. 3, July 2011: 348-378.

⑤ Ragnar Torvik. Why do some resource-abundant countries succeed while others do not?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ume 25, Number 2, 2009: 241-256.

委内瑞拉的经济是如何走上了依赖石油，试图摆脱石油依赖，再次依赖石油的路径呢？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制度最初的发展路径选择不管原因如何，当该事件被系统采纳后，制度便将按照一定的发展路径演进，很难为其他更优的体系所取代，这一特征被视为制度惰性（路径依赖）。只有当新的外部条件促成的潜在利润可以超过当前制度衍生的预期成本时，新的制度才可能被创建^①。委内瑞拉形成的高度依附“黑金”禀赋的制度初始结构，同时优越的资源禀赋使获利这件事情变得如此简单，导致经济走上了依赖石油的轨道，并衍生出与此相匹配的制度。

一般认为，自然资源的发现与采掘会侵害到制度本身，特别是如果资源经济繁荣在资源丰裕国家的制度尚具脆弱性或者发展不成熟时出现，那么这种负面作用尤甚^②。原因在于，依赖资源的经济不需要高质量的制度体系，该类型经济的发展优势往往建立在劳动力、资源保护法规不健全的特殊环境下，资源部门的高速发展对制度质量具有向下的拉力。

对于委内瑞拉而言，最直接的问题是石油产业对非石油部门的“挤出”，尤其是对制造业的挤出。当石油价格高涨时，GDP猛增、外汇收入暴涨，在此基础上汇率持续走高，而日益攀升的汇率将使得本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丧失竞争力，进而削弱出口部门的投资^③，并导致经济结果多元化发展受阻。

此外，石油部门繁荣不仅影响外贸，更影响国内的生产投资行为。当汇率走高，使国外的商品相对更便宜，而且大量石油外汇收入使得进口能力猛增，这些将严重影响国内相关产品的生产投资行为。在缺乏相关产业政策引导的情况下，石油繁荣会产生“去工业化”趋势，损害对经济长期发展更为有利的经济部门。

委内瑞拉的实践验证了上述判断：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部门产值11.7%，比重低于油气部门的25.2%，刚刚结束独裁统治的委内瑞拉首先需要稳定石油收益，对长期经济发展力有未逮，因此，石油经济自发地对制造业发挥了“挤出”效应。20世纪7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日臻成熟，政府利用石油收入加大了对非石油部门的投资，据统计，70年代整个十年对非石油部门的投资比60年代增加了10个百分点^④，委内瑞拉看到了摆脱石油依赖的某种可能性。但是，查韦斯采取的举措再次造成石油对制造业的“挤出”，委内瑞拉重新走回了依赖石油的道路上。详情参见表4。

表4 委内瑞拉特定经济部门产值的结构变化

(单位：%)

	1960	1970	1985	1990	2000	2010	2014
农林牧渔部门	6.4	7.1	5.8	5.4	4.2	5.8	5.6
油气部门	25.2	16.5	13	22.4	19.2	29.1	18
制造业部门	11.7	12.2	15.2	14.7	20	13.9	1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数据库（Banco Central de Venezuela, Serie estadística）1957至2014年各年份 Producción y componentes del Producto Interno Bruto por clases de actividad económica 整理编制。

二、经济增长中的制度陷阱

两次油价飞涨，委内瑞拉的经济走在了相反的道路上，这引发了对经济改革所需要的契机和条件的思考，首先从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谈起。

（一）民众主义与选举政治

民众主义（populism），亦称民粹主义，是20世纪拉美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尽管各国的表现程度有所差异，但这一思潮对整个拉美地区影响深远。政治学家视其为一种政治策略——“个人化的领导人以这种策略争取和行使政府权力。该权力的基础是来自大量的、无组织的追随者的直接的、没有任何中介的、非制度化的支持”^⑤。但是，以民众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在运行方面存在两大隐患：

一是民众主义削弱政府与民众的制度联系。在民众主义影响下，倾向于推举出一位卡里斯玛式领袖（charisma），正如21世纪以来拉美地区最为著名的民众主义领导人——委内瑞拉左翼领袖查韦斯。他高举“参与式民主”大旗，以对抗传统精英政治主导的“代议制民主”，致力于争取被长期排除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之外的、边缘化的中下层群体。

但是，虽然民众主义领导人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但是领袖与人民之间往往缺乏制度化的联系

① Douglass C. North (1991), Institutio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5, No. 1, pp. 97-112.

② Emily Sinnott, John Nash y Augusto de la Torre (2010), Los Recursos Naturale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 más allá de bonanzas y crisis?, Banco Mundial, p. 23.

③ Lederman, D. y Maloney, W. (2007), Natural Resources Neither Curse nor Destiny,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 23.

④ Jonathan Di John (2009), From Windfall To Curse Oil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Venezuela 1920 to the Present,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 19.

⑤ Kurt Weyland (2001),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 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4, No. 1, p. 14.

纽带，绝大多数支持者的追随是盲目的，短视的^①，他们表达需求的方式往往是无组织的，而非在健全民主制度下所构建的那种政治沟通渠道——政治信息输入，经过政治系统的处理，最终信息被反馈。

为了改进民众主义的无组织弊端，并加强自身的权力，查韦斯做了三大变革：一是创建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合作社，合作社在2006年达到了10.8万个，共150万员工；二是创建社区委员会。2006年4月《社区委员会法》颁布之后，全国建立了2万个社区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200~400个家庭；三是组建“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政党”，2007年7月已有超过700万人登记申请加入该党^②。

通过制度创新，委内瑞拉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保持了对大量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吸纳，而且以该群体为主要政治支撑力量，这在委内瑞拉的现代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并成为该国民主的特点。但是，在民众主义支撑下的民主政治结构，副作用同样清晰——容易导致群体的割裂。

一般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力量，但委内瑞拉以中低收入者为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的诉求和中产阶级明显存在差异。中低收入者倾向于更多的社会福利政策，而此类政策明显会降低中产阶级以上群体的社会福利水平。自查韦斯上台伊始，利用石油收入出台了一系列完全倒向中下层的政策，加剧了社会的割裂。原本就存在的二元经济困境在查韦斯时代演化成了更加令人头痛的问题。

民众主义政治的第二大隐患是民众主义与选举政治制度交织在一起，加剧了政府的短视。卡里斯玛式领袖依靠拥有广大中下层群众的支持得以上台执政，为了在有限的执政周期内获取更高的支持，必须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放到最重要的支持者身上，经济增长议题的重要性相对淡化。

因而，具有民众主义倾向的左翼领导人在竞选期间，大都对其重要“票仓”——广大中低收入与无产者，许诺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执政后，为了巩固地位，民众主义政府需要在选举周期内在社会福利领域付出更多的努力。石油价格飞涨为查韦斯铺设了一条“捷径”，对于政府来说，将大把的石油外汇收入用于短期见效慢，但长期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性公共投资，收益远不如投放到快速产生短期利益的社会福利项目上。

对于政府和公众而言，双方选择社会福利项目而不是将资源投放到经济增长方面又是典型的理性决

策。查韦斯执政期间，劳动力市场并无实质性的改善：2000年和2013年经济活动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自雇者的比例毫无变化，都是36.6%^③，委内瑞拉的非正规就业水平始终居高不下。而且，查韦斯上台以来，劳动者工资非但没有上升，事实上一直处于小幅下降阶段。工资变化详情参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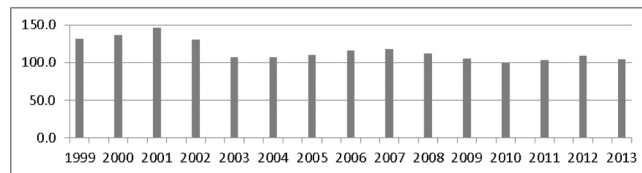


图2 委内瑞拉工资变化情况

注：2010年为基准(100)。

资料来源：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Economic Development Division. — <http://www.cepal.org/es/areas-de-trabajo/desarrollo-economico>

在委内瑞拉经济的现实条件下，中低收入者与无产者的选择逻辑为：工资增长是不可能的，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抵消通胀的唯一可行选择只能是福利。假定福利和通胀可以相互抵消（用0表示），而此时如果没有福利，那么效用为负（以-1表示），此时公众的选择为有福利；当不存在通胀时，有福利净效用（1）大于无福利（0），所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公众必然要求福利。

对查韦斯政府而言，加大福利投入既响应了民众的呼声，又是自身根本利益的体现。当民众需要福利的时候，任何福利水平更低的竞选政策（相对于竞争对手）都可能导致竞选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党和民众双方的理性选择，加剧了选举制度的短视性。问题在于，经济可能遭遇各种外部冲击，但福利制度一旦建立，其支出是刚性的。对于委内瑞拉这样将刚性社会福利支出构建在价格可能随时波动的大宗商品（石油）基础上的制度而言，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不仅如此，将有限的资源在福利项目上投入过多，必然在经济上受到影响，从长远来看将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从查韦斯任期内“去工业化”——制造业产值份额明显缩水中得到验证。

（二）寻租与价格失灵

对于资源丰裕型国家来说，跨越增长陷阱还需要

① 这种支持是建立在个人现时的社会经济权益是否实现的基础上，如工资是否提高，补贴是否增加等。

② [比]波尔·德·博斯 [著]，毛禹权 [译]。委内瑞拉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性步骤（上）。国外理论动态，2008（1）：9-16。

③ 资料来源：根据CEPAL. 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5. 表1.2.6整理得来。

解决两个分配难题：一是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分配资源收入——在不损害企业竞争机制的前提下，使国家获取足够的财政收入；二是如何将国家来自资源的财政收入合理分配下去，既能够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又能使资源财富惠及广大民众^①。

委内瑞拉主要依靠国家石油公司应对这两个分配问题。但问题在于，国家石油公司只是一家国有企业，而所承担的应对收入分配等任务，远远超过了企业所能负担的极限。而且，作为一家完全所有的企业，国家石油公司对上负责而不是对生产经营成果负责的目标导向、官僚考核机制以及不受监督的权力，在激励和惩罚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使得权力所有者具备强烈的寻租动机。由于政府在财政制度与配置资源方面能力薄弱，委内瑞拉倾向于放任寻租行为，放弃公共管理与分配职能，仅作为公共领域抽取资源租金的机器^②。

另一方面，丰厚的石油收入吸引众多利益集团耗费过多的资金、精力和时间从事低效的非生产性活动，以期从政府相关部门中获取一部分国家资源利润。一方积极“寻租”，一方积极谋求“行贿”，这使石油部门成为腐蚀公共部门的温床——世界清廉指数显示：从2012年到2015年，委内瑞拉在总分100分的项目中，最高得分为20分，位列第158位，排名垫底^③。而且，贪污腐败等问题的普遍存在，也对企业的投资、生产活动形成“挤出”，影响了长期生产能力的提升。

委内瑞拉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价格信号作用缺失，这首先源自资源主导型经济自身的特征。当油价飞涨时，本币越来越贵，使进口的需求越来越高，人们更加倾向于消费而非生产。价格信号因此失去了平衡生产和消费的作用；而查韦斯时期执行的去市场化政策，更是急剧放大了价格信号缺失问题。

2002年大罢工时商店里无货可买的惨痛经历，使查韦斯对建立政府掌控的物资分配系统寄予厚望。他强化了“梅卡尔”（Mercal）项目，旨在建立遍布全国的商店网络，人们在那里卖出基本产品可享受补助。“梅卡尔”在下层街区开设杂货店和超市，并且通常以30%至40%的折扣销售补贴产品^④。2005年，“梅卡尔”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连锁店，国家第二大企业。2006年，委内瑞拉产品的40%经过“梅卡尔”销售^⑤。

问题在于，梅卡尔系统摧毁了价格信号。当对谁

发放补贴，发放多少都由一个新的垄断集团所掌控时，生产商如果不能拿到补贴，则无法生存下去。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梅卡尔有补贴，消费者购买商品梅卡尔依旧提供补贴，在双重补贴作用下，部分商品的价格甚至只有成本的1/10。当国际油价暴跌，委内瑞拉货币疯狂贬值的时候，需要国内生产站出来挽救危机，但这时已经没有企业能够提供替代商品了。

（三）社会福利政策

两次石油价格飞涨，委内瑞拉经济对石油的依赖趋势完全不同，而两次油价暴跌，对委内瑞拉的影响却是相似的。不同的是，30年之后的委内瑞拉，早已通过多年的石油经济得到了极大地缓解了外债压力，理应有更多的积累度过第二次油价暴跌，但现实情况是，第二次面对油价暴跌时的委内瑞拉所付出的代价更为惨痛。细数两次油价轮回，最重要的制度变化在于社会福利政策的差异。委内瑞拉债务压力情况详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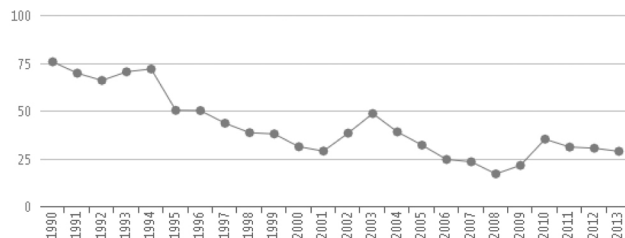


图3 委内瑞拉外债占比情况变化 (单位: GDP%)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相关数据绘制。http://estadisticas.cepal.org/sisgen/ConsultaIntegrada.asp?idIndicador=746&idioma=i

2012年，委内瑞拉社会公共支出占GDP的21.2%^⑥，这意味着委内瑞拉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用于社会支出项目。将委内瑞拉的支出水平与OECD平均水平以及智利与墨西哥进行比较，更容易得出相

① Mario Teijeiro (2007), La Maldición de los Recursos Naturales, Centro de Estudios Públicos, 8 de febrero de 2007.

② Terry Lynn Carl (1997), 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 and Petro-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转引自赵丽红：“资源诅咒”与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第191页。

③ 资料来源：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5, http://www.transparency.org/cpi2015.

④ 史蒂夫·埃尔纳·委内瑞拉基于社会的民主模式：创新与不足，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3)：56-69.

⑤ [比]波尔·德·博斯 [著]，毛禹权 [译]，委内瑞拉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性步骤（上），国外理论动态，2008(1)：9-16.

⑥ Cepal Stat. http://estadisticas.cepal.org/sisgen/ConsultaIntegrada.asp?idIndicador=460&idioma=i.

应的判断。2014年，OECD国家平均社会支出占GDP 21.6%，和委内瑞拉水平相当。智利社会福利总支出占GDP比重为10.2%，墨西哥社会福利总支出占GDP的7.4%^①。对于委内瑞拉来说，其福利水平已经达到了OECD的平均水平，但经济水平相去甚远。社会福利项目正是在查韦斯执政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2012年，委内瑞拉的社保支出（养老金支出为主）占GDP的9.5%，超过OECD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查韦斯时期大力推行的免费医疗，在2012年已经用掉GDP 4.5%的资源，日益接近OECD国家平均水平。而同期的智利，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2%^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委内瑞拉的养老金覆盖范围尚不足人口的50%，而智利是拉美唯一的养老金覆盖率超过70%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委内瑞拉的养老金支出用慷慨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正因为如此宏大的社会福利支出计划，导致委内瑞拉的财政从90年代至今，基本上处于赤字状态，即使是在石油价格飞涨的时期。详情参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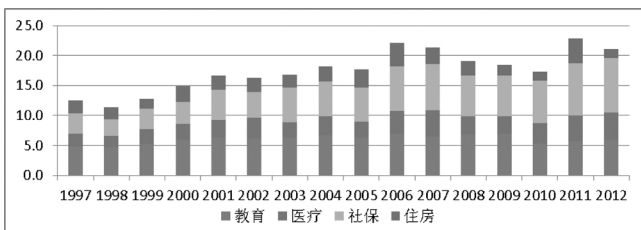


图4 委内瑞拉的财政平衡状态 (单位: GDP%)

资料来源: Banco Central de Venezuela, Serie estadística

三、总结与展望

根据资源诅咒理论，资源丰富的国家更不容易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因为过于轻易获取的自然资源财富使人们对劳动价值的认可度较低，这与资源贫乏国家时刻保持危机意识，积极劳动和储蓄，以弥补资源缺陷的观念截然相反。就拉美而言，文化传统加深了诅咒发生的可能性。劳伦斯·哈利森曾指出，拉美文化的特点是“反劳动”却注重体面，尤其侧重于过去和现在，甘愿牺牲未来^③。现实情况是，拉美是典型的“超前消费”的区域，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在80%左右^④。

“反劳动”的传统，又被查韦斯政府的社会福利制度进一步强化。查韦斯政府将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对广大中下层民众，尤其是赤贫者、失业者进行补贴，形成了只要拥护政府就可以“不劳而获”的价值取向，助长了“轻劳动”的文化传统。高福利

对于政府和民众而言，是二者的理性选择，但对于委内瑞拉的长远发展而言，个体的理性和群体的理性之间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形成了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反面案例——“制度和制度创新是决定发展快慢的重要因素。好的制度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有效性，达到资源优化配置”^⑤。

另外，委内瑞拉经济存在两个特征。

一是增长的稳定性差。在6、70年代，委内瑞拉人均GDP增长率将近1%，人均GDP标准差相对平稳，在3%左右，高于拉美同时期人均收入标准差平均水平^⑥。进入80年代，委内瑞拉经济增长率下滑至-3%，标准差却从2.4%上涨至6.1%，波动加剧。90年代，经济增速有所好转，增长标准差有所下降。在查韦斯执政的14年间，稳定性更加糟糕。

二是制度质量差。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在评价制度质量的21个指标中，委内瑞拉有12个指标在参评的144个国家中垫底，如产权、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制定透明度、法律框架有效性、政府管理负担、政府支出的有效性、司法独立性等^⑦。在委内瑞拉数十年的经济制度演进过程中，既能增强稳定性，又能提升制度质量，还能提升经济增长能力的变革难以同时发生，制度变迁没能向着正确的方向转化，使该国在经济增长陷阱中无法自拔。

当今的委内瑞拉，旧的体系正在崩溃：百业凋零，社会动荡，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巨幅贬值——浮动汇率机制(Dicom)6月21日的收盘价达到了惊人的607:1^⑧。这既是委内瑞拉长期依赖石油，过度开展社会福利项目的结果，更是去市场化举措所带来的

① OECD (2014), “Social spending”, in Society at a Glance 2014: OECD Social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Paris. DOI: http://dx.doi.org/10.1787/soc_glance-2014-20-en.

② OECD (2014), “Social spending”, in Society at a Glance 2014: OECD Social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Paris. DOI: http://dx.doi.org/10.1787/soc_glance-2014-20-en.

③ Lawrence Harrison (1985),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p. 165.

④ 参见拉美经委会 (CEPAL) 各年度报告《拉美与加勒比年鉴》(“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2015年，消费对拉美GDP的贡献率是80.3%。

⑤ Douglass C. North, John J. Wallis & Barry R. Weingast (2007),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Mercatus Center Working Paper, No. 75, p. 38.

⑥ 吴白乙主编.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1-20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第一版, 第9页。

⑦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4),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Geneva, pp. 421-442.

结果。

当整个国家将收入来源放在石油上，挤占了其他生产与投资时，风险就已经产生，这也是过去几十年始终累积的风险；当政府将来自石油的收入放到了超前的社会福利项目时，整个社会开始面临着远大于第一种问题的风险，因为过高的福利，既抑制劳动供给，也抑制投资，并具备刚性，容易产生社会危机；当社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去市场化，整个社会的风险已被放大到了难以预估的程度。当国家遭遇外部冲击时，三项风险累加的政府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方案了。

外部冲击会来么？导致委内瑞拉最终崩溃的根源，其实早在危机前就已经有所体现。当委内瑞拉完全依赖石油之后，油价的变化趋势应是该国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在委内瑞拉没有类似的风险控制机制。事实上，2005年美国每日进口原油和石油制品达到峰值（1371.4万桶/每天），此后进口量持续下降。2013年，美国进口原油和石油制品985.9万桶/每天，出口1006万桶/每天^①，已经成为净出口国。

更大的变革发生在页岩气产业，由于储量巨大，具备开采寿命长和生产周期长的优点，当页岩气开采技术发生突破的时候，能源结构革命已经悄悄地来临。巨大的储量意味着石油定价权将不再掌握在OPEC手中，石油和页岩气的相互替代，为双方设置

了共同的价格区间，而这个区间，远远低于委内瑞拉需要维持超高福利水平所需要的价格。

但在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变革的到来，依旧挥舞着石油“禁运”大棒的查韦斯，甚至没有意识到，美国可以不再需要委内瑞拉的石油。当世界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以后，页岩气与传统产油国对市场份额的争夺导致了油价的急速下跌，对此毫无准备的委内瑞拉，既没有可以替代石油的产业，也没有进口物资所需的外汇储备，国内还没有提供商品的企业。过度依赖石油、过度福利以及去市场化，共同造就了委内瑞拉今天的乱局。不过，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等现象，既是动乱的体现，也是新秩序重构的前序，当价格机制重新构建之时，新的经济社会秩序也将随之到来。

① Dicom cerró en 607 bolívares por dólar este martes 21 de junio, <http://www.panorama.com.ve/politicayeconomia/Dicom-cerro-en-607-bolívares-por-dolar-este-martes-21-de-junio-20160621-0104.html>

② 资料来源：EIA. http://www.eia.gov/dnav/pet/pet__move__impcus__a2__nus__ep00__im0__mblpld__a.htm 与 http://www.eia.gov/dnav/pet/pet__sum__snd__a__ep00__mblpld__a__cur.htm.

参考文献：（略）

Venezuela: Resources Curse and Institution Trap

Lu Si-heng Gao Qing-bo

Abstract: The economic growth in Venezuela was related tightly with oil revenue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while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oil economy conductive to all the class, which makes corruption and monopoly prevalence around the country. The dependency on oil economy makes the economy growth path swing from one side to another periodically, just like the two sides of a coin. As a result, Venezuela lost in the middle income trap for decad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al system in Venezuela from institution aspect, then draw such conclusions: populism, electronic politics, income distribution, rent seeking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mixed with the culture tradi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which leads to the middle income trap of Venezuela.

Key words: Venezuela, Resources Curse, Institution Trap, Middle Income Trap

（责任编辑 陈 彤）